

## 传承古韵，乐与人和——祖父何育斋与客家筝派

发表刊物：《“客家筝派”本源论萃》作者：何松

### 论文内容：

我的祖父何育斋，原名载生，生于1886年1月23日卒于1943年11月10日。我的故乡是广东省大埔县莒村。在大埔县，“和弦索”的音乐活动，遍及城镇和乡村。明嘉靖九年(公元1530年)最早的县志称：“埔之在潮弦诵媿邹鲁”，以后各时期县志亦同样载述埔之风俗：“家诵户弦”。可见，我的故乡，“和弦索”的音乐活动盛行。在“和弦索”中所使用的乐器：筝，为大众所喜爱。因此，在“和弦索”中，有以筝为主，椰胡、洞箫、琵琶小合奏，或者筝独奏。如此历代相传。我的祖父何育斋在故乡“家诵户弦”的风俗中，从少年起，习椰胡、三弦，青年以后，专攻筝。

由于民间所传调谱，在客家先民南迁途中大都散失，历代民间音乐工作者，口传心授，记谱加工，但缺乏系统整理。我的祖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从事民间音乐调谱的搜集整理，并取得成果。1957年，广东省大埔县文化馆和民间音乐研究会出版的《大埔民间音乐》一书中说：“大埔音乐的传统，是与客家祖先南迁历史分割不开的。我们的老家，远在黄河、长江流域，随宋帝流离转徙而来。所以，音乐特点，标志出中州、汉水的太古元音，经过几百年自流自放，一方面从交流观摩得到进展和充实，一方面因流传久远，遂至牌同调异，板眼参差，形成地方性的区别，因而停滞不前。自何育斋出，感到客家音乐到处支离杆格，才毅然从事于搜罗考订，博采众芳，汇通集成，作有系统的整理，允称音乐功臣，是可肯定的。”

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何育斋编《中州古调》、《汉皋旧谱》六十首，成为大埔民间音乐的经典曲目，实为近代客家筝曲的本源。

何育斋编《中州古调》、《汉皋旧谱》六十首，所用的是南北通行的工尺谱。但是，大埔民间音乐的特点，标志出中州、汉水的太古元音，因此，为了传承中原古韵，改造了记谱法，使之由一般的工尺谱变成“声字并用工尺谱声字谱。”这些变音读法，都是以中原古韵为根据，从而比较确切而真实地把古代民间音韵传承和保持了下来，体现客家筝曲的演奏风格。

为了体现客家筝曲的演奏风格，除了改造记谱法，还创编《弹筝八法》。我的祖父何育斋早年习筝，据说在家乡师承前辈古筝家罗展才先生，但是，罗展才先生又师从何人？他的经历和弹筝指法原貌如何？已不得而知。总之，我的家乡弹筝指法，经过历代筝家口传心授，融会贯通，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由何育斋先生对弹筝指法系统总结，形成规范。何育斋先生从事编筝谱，改造记谱法，规范弹筝法，据此教其乡人子弟，多为学有所成。从此，客家筝独树一帜，古朴典雅兼文静含蓄，形成客家筝派，列为近代全国古筝突出的五大流派之一。

近代形成的客家筝派，我的祖父何育斋倾注了心血，使他成为客家筝派的代表，誉为“乐圣”。但是，他从实践中深刻认识到，客家筝派所有古曲来自民间，不知作者姓名，历代传承下来。所以，首先要保护古曲，不致湮没，然后进一步加以传承和发展。我的祖父何育斋作为客家筝派的代表，决心以毕生精力，从事客家筝派的保护传承和发展。他要做到的是：传承古韵，乐与人和。对于乐与人和的观念，在中国自古有之。《尚书》说：“八音克谐，入神以和”。《文献通考》认为：“乐在人和不在音也”。这就是说，音乐之和谐，本源在于人之和。如果没有人和，多么优美动听的音乐，全无价值。

在故乡，我的祖父何育斋在那里“和弦索”，门口总有许多人在聚精会神地听，直到深夜不散。我家常宾客盈门，有的是来求教的，有的是来听“和弦索”的。我们无不热情接待。一位客人来访我家之

后，写了一篇《莒村行》。文中云：“莒村何君育斋，为余道义忘年交。戊辰二月，偕罗君楚秋造访焉。见其室庐清静，花木盈阶，琴书图画，布置井然。君好读书，别有心得，精音律，尤善琴箏。常以雅乐教其乡人子弟。里人景从，弦歌不辍。故莒村一水有武城之遗韵焉。”从故乡“和弦索”的音乐活动中，由我的祖父何育斋编《中州古调》、《汉皋旧谱》六十首作为箏谱，致力于传授推广，并涌现了一批名手。这时，作为客家箏派应当进一步得到传承和发展了。

1930年春，我的祖父来到广州，创办“潮梅音乐社”。从山乡到省城、从“弦索馆”到“音乐社”，这是客家箏派传承和发展的重要阶段。“潮梅音乐社”多次举行音乐会，获得成功。“潮梅音乐社”在广州逐渐产生了影响，客家箏派也更多为人们所了解和认识。我国戏剧家欧阳予倩，当年在广州主办戏剧研究所。他多次听过“潮梅音乐社”的演奏，并和我的祖父有了交往。后来，他建议《中州古调》里面的乐曲，有一首《大八板》命名为《薰风曲》，另一首《寒鸦戏水》改名为《水上鸥盟》。这样，乐曲有了深刻内涵，为我的祖父所赞赏和接受。欧阳予倩很有文学修养，致力于戏剧改革，他和我的祖父相与为友，莫逆于心。

随着客家箏派的传承和发展，使用的乐器也有所改革，经过讨论研究，进行总结提高，将“弦索馆”用的小箏改为“音乐社”用的大箏，音质和音量也就有所增强和扩大。这架经过改革，在广州制造的箏，为曾蹇所赠。曾蹇，号晚归，广东省梅县人，自称梅山道人，甚好书画，颇识音律。出自客家同乡情谊，对“潮梅音乐社”时相过从，多所支持。这架箏底部，刻有他的手书：“余友何君育斋，习箏有年，妙擅掐弹。抑扬铿锵，颇合古人节族。庚午春，因讨究声乐，神理一心裁，命匠别制一具。试其声，在琴瑟之间。凄怆中度，哀而不伤。即以为赠，并为名之日幽湍云。”

当客家箏派在广州“潮梅音乐社”日益扩大影响的时候，对于我的祖父何育斋的学识和才干也逐渐被人们所了解，因此，有人荐举他当一名县长。他不就。他说：要以毕生精力，从事客家箏派的传承和发展，就要淡泊名利，即使毕生受穷，也不为五斗米折腰。他还说，县长比猫毛还多，传承和发展客家箏派，能有几人？

1932年春，我的祖父何育斋带着有曲目重新命名为《薰风曲》、《水上鸥盟》的箏谱，和经过改革并名之曰“幽湍”的箏，离开广州，前往上海创办“逸响社”。这又是客家箏派传承和发展的重要阶段。上海是我国的大都会，文人荟萃之区。在这里设立音乐社，可以将客家箏派进一步影响到大江南北，并可以与南北不同音乐社团进行交流。在上海期间，我的祖父与各音乐社团多有联系，其中“逸响社”与“霄霏乐团”之间联系较为密切。彼此演奏交流经验，调谱传抄学习。1934年中秋之夜，上海从事民族音乐的十余个社团二百余人，在黄浦江乘坐轮船，挂起各社团的牌子，演奏乐曲，观赏明月。“逸响社”和“霄霏乐团”也都参加了。“逸响社”参加这次盛会的是：何育斋、罗牧、钟斐士、钟赏初四人。演奏的曲目有：《薰风曲》、《水上鸥盟》。“霄霏乐团”李廷松、孙裕德等人演奏古曲《浔阳夜月》。我的祖父极为赞赏。后来他亲笔录下这首古曲，收入他所编《词曲拾遗》，注明申江“霄霏乐团谱”。

在这期间，我的祖父编辑了《词曲拾遗》、《小曲汇存》，这是搜集各地著名的古曲编成的，大都注明了古曲流传的地区和传谱人的姓名，还注明：“壬申春编自申江仁寿里寓庐。”

在这期间，我的祖父重新编箏谱《中州古调》、《汉皋旧谱》六十首，有新命名曲目，记谱法均为南北通用工尺谱，便于交流和传抄。所有抄本，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均有收藏。其中有封面签题《大埔何育斋先生箏谱》，末署“根据孙裕德抄本重录。”孙裕德先生除传抄《何育斋先生箏谱》外，还珍藏一张何育斋先生的照片。这是1934年中秋之夜；在上海“逸响社”和各个音乐社团一起乘坐轮船游黄浦江时所照。后来孙裕德先生传给他的女儿孙文妍、女婿何宝泉保存下来。2006年10月纪念何育

斋先生诞辰 120 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，他们将这张照片从上海寄来，作为献礼。这张照片保存至今达七十二年之久，依然清晰，十分难得，已在纪念活动期间展出。

在上海，作为客家筝派代表何育斋先生创办的“逸响社”名声日增。有几个外国商人，先后前来参观摆放的乐器，并请我的祖父演奏，其中一个外国商人出价一千块银元，要灌注留声机唱片，我的祖父都谢绝。他说，“唱片一经制成，难免流入妓院娼馆，我不是成为卖艺人？沾污音乐的圣洁，也污辱我的人格，毁掉我毕生为传承和发展客家筝派的心愿？”

1935 年秋，我的祖父离开上海，回到自己的故乡莒村。我的祖父在故乡度过自己的晚年。他北去南来，一方面通过交流，筝谱得到充实，乐器进行改革，并搜集各地流传古曲，取得丰硕成果。一方面，为了毕生传承发展客家筝派，有官不做，淡泊名利；有钱不赚，注重人格。这就是说，要真正做到乐与人和，首先在德，然后是艺。

我的祖父晚年在故乡，不仅疾病缠身，而且生活还是那样困顿。有人说他，已是贫穷多病，还能琴箫鼓乐，也真想得开。说实在的，我看他从事客家音乐事业，毕生受穷，并不后悔，他依然作为一个民间音乐工作者，一边养病，一边“和弦索”，教乡人子弟学音乐。我的祖父晚年还看到“莒村一水，弦歌不辍”，客家筝派后继有人，得以传承和发展，内心不胜喜悦。他所付出的毕生精力，可以说没有遗憾。他临终前几天还“和弦索”。他说：不“和弦索”，度日如年好难过。古筝一摆心肝宝，一弹古筝心情好。

在故乡，村民对我的祖父都这样评说：育斋先生高雅淡泊，生性善良，饱读诗书，知识广博，心胸豁达，贫病交加还琴箫鼓乐，教后生学音乐，孜孜不倦，热爱音乐，不改心志，难得！难得！难得！在故乡，对我的祖父何育斋高尚的人格，和传承古韵，乐与人和的生平业绩，永远敬仰和怀念！

2006 年 10 月于北京

（何松 何育斋的嫡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部原副主任）